

怀故人

忆东莱
赵经都

耿怀



赵经都

莱山是上古名山，家住东莱（龙口市古称）的赵经都先生，以石鼓文研究声名远播。先生鲐背之年离世，至今已三年。我每每忆及先生，他慈祥的眼神、超然的神态便如在眼前。

赵经都少时聪慧而志向高远，性格独立。他的家族医誉满乡梓，足迹遍及营口白山黑水，少年的他却执意弃医从艺。在族人资助下，他就读国立北平京华美专，师从徐悲鸿、吴镜汀等名师，深得教诲。赵经都学习刻苦、画风细腻、书风厚朴，诗书满腹从不张扬。1949年1月，原本可以在书画业界大展身手的他，弃笔从戎，于北京通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随部队决胜平津，取胜豫西，接收重庆，抗美援朝，多次立功，后主动要求转业，返乡务农。

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赵经都骑行百天，游览黄山、衡山，积累素材，创作颇丰，后创作瓷画，深受乡亲喜爱。他家中满院奇花异草，椿树紫藤，竞相生花，门口对联为“文能行世，画可撑家”。他年年自题更换，何等洒脱和不俗！

我与赵经都先生是忘年交，常与先生一起出门交友，他一生无嗣，待我如亲人。我也由此得以知先生过往，听先生教诲。石鼓文研究，国内史学界不乏其人，但赵经都先生身居陋室，破解石鼓文之举，一度在国内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。他的《石鼓文新解》出版发行后，多地文博专家以拥有该书为荣，著名史学家史树青先生读后给予很高评价。其著作至今经久不衰，到现在仍是国家古文字研究的标杆书籍，也是众多古文字研究生、博士生的必修书。这是赵经都先生留给后人的垫枕之作。

往事如昨

哥俩买炭记

张吉明

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我中学毕业，考上了高中。当时，以我的年纪，也能帮父母挣工分了。

父亲说：“别上了，家里这么困难，回生产队挣工分吧。”母亲则忧心地说：“别人家的孩子，考不上还补习呢，咱孩子考不上也就算了，考上了怎么着也该叫他上呀。过日子是属节节虫的，过一节儿说一节儿吧。”

母亲不忍心让我辍学，我十分感动，但家里的困难我很清楚。作为长子，我总是千方百计帮助父母分忧解难。

当时，烧水做饭的柴火很缺乏。尤其是到了冬天，取暖做饭都成问题。由于我们县内就有无烟优质煤（老百姓称之为石炭或炭）矿，因此，买炭倒很方便，但运到家门口的太贵，父母亲根本不舍得买。煤矿在离我们家几十公里远的炭灰铺村，听说从炭窑口直接买，不加运费，可以便宜一半多。于是，我决定拉小架子车到炭灰铺炭窑口买炭，父母听了当然高兴，毕竟孩子是想为他们分担些养家糊口的责任。但因全是山路，母亲还是不放心的说，上山下岭，一天来回那么远，多了拉不动，少了不值当。我对母亲说，能拉300公斤，值当。

当时我刚18岁，拉300公斤炭上山底气不足，便提议让11岁的三弟一起去。母亲说，他那么小，别说帮你干活，就是光走路也得把他累坏了。我说，去时是空车，弟弟坐在车上我拉着他走，回来时，平路、下坡我拉着他走，只需上坡时他帮我推推。母亲同意了。

头天晚上，母亲给我们贴好玉米面枣饼子，预备我们一天的干粮，我们则把架子车和装炭的麻袋备好。

第二天凌晨3点钟，夜色还很沉，我和弟弟就起床，随便吃点东西，带上干粮，带上钱，拉着小架子车出发了。那时我们村到炭灰铺只有简易的沙土公路，冬天的缘故，路都冻得硬邦邦的，车轮轧得路上的沙石轧响。月亮高高挂在黛蓝色的天上，稀稀落落的星星又明又亮，空气干冷干冷的，冻得耳朵失去了知觉，鼻子一阵阵地发酸发痛。我拉着坐着弟弟的架子车，顺着公路，上山下岭，弯来绕去。四周一片寂静，我们却有一种雄赳赳、气昂昂、能为家里干大事的自豪感。弟弟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，一路上问这问那。从天上有神仙没有，地下有鬼没有，到山沟里有狼没有，水里有妖怪没有……问不完的问题。那是长大以来我和弟弟交流时间最长的一次。

我们就这样，说着笑着，一路欢歌，于11点左右赶到炭灰铺。等交钱，过磅，用麻袋装好炭后，已是中午

12点了。我们急急忙忙啃了几口自己带的干粮，紧着往回赶路。

返回的路远没有来时那么轻松，我们已经离开家十几个小时，走了近50公里的路，弟弟虽然在来时没怎么费劲，但返回时平路、上坡，他都得跟在车后边颠颠地跑着并帮着推。渴了，我们就到路边的小河沟里，喝几口带着冰凌碴的冰水；饿了，我们就啃几口冻成冰疙瘩的枣饼子。我知道弟弟爱吃枣，就把我饼子上的枣抠下来都让他吃，尽量让他高兴。我需要他积蓄力量，在关键时候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返回的路上要翻过松路沟、柳峪两个大岭。这两个岭很高，上岭时，我在前边拼命地拉，弟弟在后边铆着劲儿推。尽管是滴水成冰的冬天，但我们俩头上冒着热气，汗水顺着脸颊吧嗒吧嗒往下掉，身上穿的棉衣都被汗水湿透，汗水沿着缝衣的针脚眼洒出来一片一片。弟弟累得早没了来时的兴致，一句话也没力气说了。但他也知道我更累，只是很懂事地憋足了劲推车。当我们到达岭顶时，几乎用完了我们的所有的力气，感觉达到了身体的极限。在极为偏僻的荒山野岭，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，甚至一天连一个人影都见不到，如果我们翻不过岭来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

下松路沟岭时省力气，我让已经精疲力尽的弟弟坐上车。走了不远，正好看到前面一位砍柴的老人，背着一大捆柴草吃力地往山下走。我们赶到他身边后，赶紧停下车，让老人把柴草放上架子车，为老人拉上。弟弟有点困惑不解，但没有吱声。

当我们走了七八里路，到了老人的村边时，才帮他吧柴草搬下来。老人感激地说，你们真是俩好孩子，可省了我的力气啦。老人背着柴草走后，弟弟悄悄地问我，哥哥，咱们都那么累了，你为什么还为他拉呢？我对弟弟说，下坡加在车子上柴草这点重量，费不了我多大劲，但老人可轻松多了。雷锋尽为人民办好事，咱们也应该这样。弟弟默默地点点头，似乎懂了什么。

进到村口，已是晚上8点多了，繁星满天，村里人们早已掌灯吃饭了。母亲早在村口迎着我们，远远地看见我们的身影，高兴地说：“孩子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快把娘急死啦。你们俩孩子，顶星星去，顶星星回，太累了。”说着急急走到我跟前说，快停车，你先歇会儿，我拉上回家。

到了家，母亲赶紧把热乎乎的饭菜端上来，让我们洗洗手脸，赶紧吃饭。虽然我们一天来回走了七八十公里的路，很累，但我们能为父母分忧，我们心里很甜很甜，吃着母亲做的饭菜很香很香。

大姐扎虚棚

潘云强

早年农村多是草房，躺在炕上，仰面可看到黑咕隆咚的人字形屋脊，不光不好看、不保暖，还动不动掉泥渣。

父亲在城里工作，母亲不识字，作为家中长女的大姐秀外慧中，从小就显示出很强的能力。年方18岁，她已承担起家中大事小情，甚至谋划着扎虚棚。为了扎这个虚棚，一向做事极有章程的她，提前两年就开始准备。农村人办事不舍得花钱，像钉子、铁丝、麻绳等小物件，好操持，大姐早就准备停当。

扎虚棚最关键需要两样东西：报纸和高粱秸。为了弄到高粱秸，头年一开春，大姐在北山脚下一个老百姓口中“兔子不拉屎”的地方，开了半亩荒地，种上了高粱。秋后高粱大丰收，姐姐把高粱砍了，把平顺高挑的高粱秸挑选出来，掐头斩尾，去掉枯叶毛刺，晾干，高粱秸问题就此解决。那时报纸是稀罕物，大队和个人都没有订阅的，好在大姐是党员，又是村团支部书记，她利用上乡里开会的机会，收拢了不少机关单位废弃的旧报纸。大姐还有个闺蜜在县里教书，除了给大姐操持些报纸，还弄了不少写过字的油光纸。

虚棚，城里人叫天花板，农村人叫顶棚或仰棚。虚棚有二种形状：一种是像屋脊一般的上尖下宽的人字形，但这种虚棚较复杂。村里人大多数选择扎平顶虚棚，这种虚棚不但省时省力，还节省材料。

大姐请了三个扎虚棚的人，都是本村的。有两人是她最要好的伙伴，其中一人叫富贵，他二十五六岁的样子，只有一只眼能看见，另一只眼像个不透明的瓷球。富贵老实又肯干，悟性好，不但农业活样样精通，扎虚棚手艺更是远近闻名。另一个叫大虎，他和大姐同岁，长得高大粗壮，浑身蛮力，人豪爽实在。还有一个是五十多岁的牛子叔。牛子叔好喝酒，年轻时闯过关东，只要听到谁家干活，他是不请自到，目的就为干完活喝一顿酒。

三个人干活风快，仅一天，便把虚棚骨架搭好，第二天，开始往上糊纸。刷糊糊、递纸的活，由大虎和牛子叔负责。贴纸是个技术活，由富贵来干。大姐计划看似天衣无缝，但百密一疏，富贵晚上收工时，特意看了看余下的报纸，说不够，让大姐再去弄一些。

那时，农村的每个公社都有一个供销社，为了方便十里八乡的村民，即使半夜去敲门也会开门。供销社不光卖货，还担负着收购废品的任务，其中就有旧报纸。如果有人需要，废品是可以买的。

为不耽误第二天干活，大姐决定去臧家庄供销社买。那时没有公交车，满瞳连一辆自行车也没有，等大姐急火火步行赶到供销社，已是晚上7点多钟。路上积雪残冰，大姐摔了好几跤，报纸虽不到十公斤重，但俗话说“远路无轻担”，把她一侧的肩膀勒出了一道深深的血印。她回家后说，累点不打紧，最主要的是害怕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不知名的鸟兽叫声让她夜半惊魂。快到村头时，一只大鸟冷不丁贴着她头顶飞过，吓得她一屁股瘫坐在地上，好长时间才站了起来。

如今早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大姐，回忆起这件往事时，仍唏嘘不已。而在我印象中，那次新扎的虚棚明亮、窝严（烟台土话，密封性好），一家人过了好几个舒心年。